



主辦機構：香港作家聯會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 【散文】■ 過年 ●王海歌

編按：從鄉村到城市，從故土到異國，作者以溫暖的筆觸記下童年爆竹聲中的磕頭拜年，也記異鄉獨自煮餃子的思鄉之夜。儘管場景更迭，那份對團圓的渴望始終如一，由此領悟到年味的真諦：無論身在何處，最好的年，始終是汪曾祺筆下的「家人閒坐，燈火可親」。

汪曾祺先生說：「家人閒坐，燈火可親。」年歲越長，越覺得這八個字，寫盡了我半生的光陰與年。從泥土芬芳的鄉村，到燈火通明的城市，再到萬里之外的異國，年的模樣換了又換，可心底那團暖，始終未變。

小時候的年，是在山西黃土高坡上岳底村的煙火裏熬出來的。村口的黃芽樹下，孩子們嘴裏念着民謠：「小孩小孩你別饞，過了臘八就是年；二十三，糖瓜黏；二十四，掃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買肉；二十七，宰公雞；二十八，把麵發；二十九，蒸饅頭；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那歌謠像一根線，把臘月裏的每一天都串得熱熱鬧鬧。母親在灶台前忙前忙後，提前炸好丸子、小酥肉、豆腐，再蒸上一碗甜糯的八寶飯，油香混着米麵香，飄滿整個小院；父親貼春聯，紅紙黑字一上牆，老屋便立刻有了精氣神。

在我們岳底村，過年的重頭戲從來不在除夕，而在大年初一。天剛濛濛亮，我們一群孩子就揣着小布兜，挨家挨戶去拜年。進門先脆生生喊一句「新年好」，主人便笑着抓一把核桃、紅棗、花生、糖果往兜裏塞。東家走西家串，直要到日頭正中、晌午時分，布兜才沉甸甸地鼓了起來，滿載着甜香與歡喜打道回府。

回到家裏，正事才開場。各家各戶的飯香已經飄滿院子，我們洗淨手臉，整理好衣襟，便要給家中的長輩磕頭拜年了。一群孩子排着隊，站在長輩面前，整整齊齊行三叩首大禮。頭磕下去，嘴裏要喊得響亮：「爺爺，我給你磕頭啦！」「奶奶，祝您新年好！」一聲聲童言無忌，逗得長輩們合不攏嘴。

拜完年，大家都不着急走，笑嘻嘻地垂着手站着，眼睛卻巴巴地望着長輩的壓歲錢。那時候的錢不像現在，多是五毛、一塊的。可在我們心裏，五毛就是一筆鉅款了。拿到那枚帶着體溫的硬幣，攥在手心，捂得發燙，心裏的樂呵勁兒，

比現在收個大紅包還要滿足。那是我們小時候最大的成就感，也是最純粹的年味。

大年初一的中午，家裏必定擺上一桌相對豐盛的菜。年前炸好的丸子、小酥肉、豆腐，還有甜香四溢的八寶飯，拿出來簡單一加工，就是一桌子年味兒。「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爆竹聲裏，舊歲走遠，新年踏歌而來，鄉村的年，簡單、熱鬧，藏着一生最純粹的歡喜。

我們老家的除夕，反倒簡單許多。年夜飯就是四個涼菜，象徵着「四海昇平」，主角永遠是餃子。一家人圍坐一起吃餃子，看着春晚，安安靜靜，這就算是過年了。一直等到夜裏十一點半，家裏便準備好極其豐盛的祭祀用品，先在家裏祭拜，再去村頭的廟上，臨近十二點，鞭炮準時響起，此起彼伏，持續一個多小時，一聲接着一聲，點燃周邊一個又一個村莊，漆黑的夜空被火光映得發亮，那一刻，才算真正把年過開了。

曾幾何時，城裏不能放鞭炮，而鄉村豐富的鞭炮聲，就成了城裏人羨慕鄉下、咄咄道道的年味。那劈哩啪啦的聲音，是煙火，是熱鬧，是刻在骨子裏的年。

後來遷居城市，年的模樣徹底變了。進了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過年的重頭戲不再是大年初一，而是除夕晚上的年夜飯。城裏人格外講究這一頓，豐盛又隆重，最近幾年，飯店春節不休息，年夜飯更是一桌難求，下手稍晚，根本訂不到位置。高樓裏的新年，少了村口的爆竹喧天，少了磕頭討賞的童趣，多了幾分規整與溫潤。年夜飯訂在餐廳，春聯貼在防盜門正中，春晚的聲音填滿客廳，窗外是萬家燈火。少了鄉間的肆意，卻依舊有家人圍坐的安穩。我們逛廟會、看燈會，用新的方式守着舊俗，年的儀式感還在，只是從泥土裏的歡騰，變成了都市裏的溫柔。客廳裏，小孩子捧着手機刷抖音，指尖劃過一個個熱鬧的片段；老一輩的人則窩在沙發上，津津有味地在紅果上追着短劇，或是湊在一起打着撲克，笑聲不時從客廳裏飄出來。「半盞屠蘇猶未舉，燈前小草寫桃符」，燈下寫福、貼聯的時刻，依舊是歲月靜好的年味。

如今人到中年，除夕最忙的事，早已不是看春晚，也不是守着那一桌年夜飯，而是忙着通過微信、電話，給四面八方的親朋好友拜年。我微信裏有一萬六千多人，無論關係親疏遠近，哪怕是常去飯店裏幫忙訂位的姑娘，或是上門做衛生、送快遞的小哥，我都會認真認真送上一句祝福。過年嘛，講究的就是一個熱鬧熱鬧，越是普通人，越需要一份惦记與關愛。人數太多，沒辦法做到一人一定製、字字手寫，便只能借助群發工具，把心意一一送到。這細碎又真誠的問候，漸漸成了我過年裏最重要的內容。年味從來不是形式，而是把每一個遇見的人，都放在心上。

再後來，遠渡重洋，年成了最濃的鄉愁。異國街頭沒有紅燈籠，沒有春聯，沒有熟悉的爆竹聲與油香。除夕依舊是尋常工作日，我曾在旅居的房子裏煮一碗速凍餃子，對着視頻裏的家人，看他們圍桌而坐、笑語盈盈，忽然就懂了鄉愁的重量。那一刻格外明白，這世界縱使萬千繁華，只有一個村莊，才真正刻着我的DNA。我想念岳底村大年初一的丸子與酥肉，想念村裏此起彼伏的鞭炮聲，想念那一聲聲響亮的磕頭禮，更想念那枚五毛錢的壓歲錢。人間最好的團圓，不過是有人念、有人等、有人盼。

大年初一，本來打算停更「每日一樂」，但是轉頭一想，過年才是一年最有儀式感和內涵的「每日一樂」。

如今歸來，歷經鄉野、城市與異國，才明白所有的過年，都是時光的饋贈。鄉村的年，是根；城市的年，是安；異國的年，是念。而最珍貴的，始終是汪先生筆下的模樣：「家人閒坐，燈火可親。」



▲黃土高坡的新年。（資料圖片）

旅居的房子裏煮一碗速凍餃子，對着視頻裏的家人，看他們圍桌而坐、笑語盈盈，忽然就懂了鄉愁的重量。那一刻格外明白，這世界縱使萬千繁華，只有一個村莊，才真正刻着我的DNA。我想念岳底村大年初一的丸子與酥肉，想念村裏此起彼伏的鞭炮聲，想念那一聲聲響亮的磕頭禮，更想念那枚五毛錢的壓歲錢。人間最好的團圓，不過是有人念、有人等、有人盼。

大年初一，本來打算停更「每日一樂」，但是轉頭一想，過年才是一年最有儀式感和內涵的「每日一樂」。

如今歸來，歷經鄉野、城市與異國，才明白所有的過年，都是時光的饋贈。鄉村的年，是根；城市的年，是安；異國的年，是念。而最珍貴的，始終是汪先生筆下的模樣：「家人閒坐，燈火可親。」

## 人馬共情 ●何佳霖

當曠野傳來你的嘶鳴  
歷史就開始了  
你抖動鬃毛眨眨眼睛  
宣紙被你喚醒

你在藝術裏久已變成藝術  
馬性被鎖在馬槽裏  
奔騰不出風的速度  
如一個歌手不突圍  
他唱不出：「天青色等煙雨，而我在等你」  
想必他是一匹馬，變成人傑的馬  
馬，是人的另一個面孔  
人失去了馬的品行不能稱為完整的人  
在唐朝我會等一匹黑馬  
血性，勇敢，義無反顧與英雄共生死  
在宋朝，我還是會等那匹黑馬  
陪我穿過戈壁或草原，偶爾經過宋徽宗流連過的地方未嘗不可  
現在，我仍然需要一匹馬或等一匹馬，未必是黑馬  
哪怕在田埂小道漫步，也能讀懂心中的豪邁與夢裏前方

似乎，我們都愛馬，仰望馬，忘不了牠的蹄聲，牠奔騰的氣勢，甚至消失在風塵裏的背影  
馬，是狂奔的存在  
留白的存在，一氣呵成的存在  
讓你想起牠就慶幸為人的存在。

（作者為香港詩人、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女作家協會會長。）

## 【評論】■

### 一壺濁酒、吐露新月：香港文學中的美麗與哀愁

——讀黃維樑著《香港文學通論：從金庸、余光中到西西》有感

●張桂琼

香港文學，是一壺醞釀百年的濁酒，在時間的窖藏裏，既沉鬱又清醒；也是一彎悄然升起的新月，靜靜俯瞰這城裏的悲歡與墨痕。黃維樑教授，一位香港文學的掌燈人，以四十年如一日的虔敬，從《初探》到《通論》，為我們徐徐展開一幅香港文學的長卷。他不是過客，是擺渡人，將散落的珠玉串成星河，將喧嘩的筆陣譜成協奏。他孜孜矻矻的整理、詮釋與呼喚，將多少故事挽救於時光的暗流，防止多少星光將被市囂的霓虹掩蓋。這部《香港文學通論》，遂不只是一冊論著，更是一紙文化的遺囑，一盞照亮來路與去路的風燈。

翻開這卷星圖，我們步入一座筆墨構築的大千世界。金庸的江湖、倪匡的星雲、亦舒的情關、劉以鬯的醉眼、余光中的詩劍、西西的童話、黃國彬的學思……他們各持彩筆，在香港這幅既洋且中的宣紙上，揮灑出風格迥異卻血脈相連的風景。黃氏以學者的慧眼與詩人的心腸，將他們一一請入文學的殿堂，指認其位置，闡發其光華。於是我們明白：香港文學從來不是附庸，而是自成一格、氣象紛繁的文學星系，既有市井的煙火氣，也有書齋的檀香，既有現代主義的孤絕，也有古典情懷的溫潤。

這星系的形成，離不開一條深植的根脈——尤其以香港中文大學為樞紐，幾代文人在此落地、生根、成林。從新亞的薪火到中大的講壇，從錢穆、牟宗三的哲思，到余光中、劉以鬯的創作，南來的靈魂與本土的土壤在此交融。黃氏亦是這脈絡中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他求學於此，執教於此，將學院的精嚴與文壇的熱忱熔於一爐，以筆為橋，接連古典與現代、本土與世界。這是一座沒有圍牆的文學園林，風從海上來，雲向嶺南聚，一代又一代的園丁在此播種、灌溉，終於讓文學在此長成了自己獨特的年輪。筆者作為萬萬校友之一，亦甚榮焉。

而今，這道統仍在延伸，猶如江水雖彎，其勢不絕。《香港文學》雜誌依舊燈火通明，年輕的筆鋒接過前輩的紙硯，在專欄中針砭時弊，在詩行中捕捉刹那，在小說中構築新城。此書不僅回望，更側耳傾聽當下的潮聲。黃氏談專欄的靈動，論學者散文的博雅，析新詩舊體的相望——在他筆下，香港文學從未靜止，它總在掙扎、調適、創造，在商業的巨廈間闢出一畦思想的綠洲，在全球化的風潮中握緊一管屬於自己的筆。

然而，美麗總與哀愁相伴，如同明月總帶着陰影。許多曾經照亮天穹的星宿，已悄然隕落；他們酒後的狂歌、紙上的鋒芒，漸成絕響。而今，文學的讀者似被吹散的沙粒，理論的風暴從西方與東方同時襲來，筆尖時而陷入話語的迷陣。我們這代人，或許終究錯過了那個文人相重、墨香滿城的黃金時代，只能在黃氏織就的字裏行間，遙想當年的酒熱與劍氣。幸而，仍有如他一般的守夜人，在時間的岸邊點燈，讓那壺濁酒依舊醇厚，讓那彎新月，依舊靜靜照着這座城，以及城中所有未眠的、愛美的靈魂。

（作者為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講師。）



▲黃維樑著《香港文學通論：從金庸、余光中到西西》，香港：中華書局，二〇二五年。（資料圖片）

## 【創作園地】■

### 鯤鵬志——寧德時代 ●周蜜蜜

在歷史的幽深峽谷中，  
它奮力掙脫泥濘的蒼茫，  
那濃稠如墨的泥濘，  
曾試圖將它的夢想羈絆。  
歲月的塵霜，  
一層又一層，  
悄然堆積，  
但它決然地抖落，  
如勇士褪去沉重的舊鐵。  
看，一羽新生的鯤鵬，  
於時代的澎湃潮頭，  
振翅奮起，  
向着浩渺蒼穹翱翔，  
身姿矯健似箭。  
它，便是寧德時代，  
那振翅的磅礴轟鳴，  
似一道劃破黑暗的閃電，  
瞬間點燃了璀璨的光。

萬鈞夢想，  
如星辰匯聚，  
凝於方寸之芯，  
這小小的電池，  
承載着億兆世人熾熱的渴望。  
它如無畏的利箭，  
奮力托舉這份厚重，  
向着雲霄衝刺，  
決然刺破那層層疊疊的雲層。  
鯤鵬展翅，  
翅尖輕盈掠過六十六座繁華城邦，  
每一座城邦，  
都因它的身影而熠熠生輝。  
翼下，新能源的河流如萬馬奔騰，  
洶湧澎湃，  
那是時代的洪流，  
裹挾着希望與未來滾滾向前。  
每三縷電光穿梭交織的軌跡裏，  
必有一道，  
深深地烙印着寧德時代熔鑄的姓名，  
如不朽的印記，在時光長河中閃耀着獨特光芒。

是鯤鵬，便擁有永不停息的蛻變之力，  
它將鉛灰黯淡的往昔，  
精心淬鍊成鎔金般的明天。  
在科技的熔爐中，  
熔鑄星群般的能量單元，  
那無數閃爍的能量，  
似要鋪展至光年之遙，  
讓漫漫征途不再充滿艱險，  
縮短抵達彼岸的距離。  
它懷揣着對人類的深情，  
讓繁榮，如期落人間，  
如春風化雨，  
滋潤着大地的每一寸角落。

在漫漫征途之上，  
寧德時代，這隻偉大的鯤鵬，  
以堅定的信念，  
永不沉降，  
如高懸的恆星。  
它以光年為單位，  
默默丈量着屬於自己的榮光，  
為文明的浩瀚星河，  
獻上最誠摯的饋贈。  
恆久，發熱，如熾熱的太陽，溫暖世間；  
不息，發光，似璀璨的燈塔，照亮前路。  
它的光芒，將在宇宙間永恆閃耀，成為傳奇。

（作者為香港作家、兒童文學作家、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散文】

我們在失去什麼，又在守住什麼

鄧偉標

編按：科技將新年包裝得愈來愈精緻，人們卻在便利之中，漸漸失去了對未來的篤定，也少了慢下來的耐心。作者從種種科技賀年點綴出發，探討AI時代特有的被取代恐懼，繼以親手為歌手曼麗譜寫《新年到》及粵語版《快樂年》的經歷為鏡，思考在數碼浪潮之中，那些願意慢下來的真誠人際互動，如何為我們帶來溫度與安定感。

年味總是從手機屏幕開始的。外賣軟件換上了紅色「皮膚」，快遞箱上貼着「新春限定」，連智能音箱也學會了用略顯機械的語調說一句「新年快樂」。街上燈火通明，可真正亮着的，是每個人手裏的那塊小小的屏幕。人們的腳步比往年更快了。不是趕集市，而是趕着把手頭的工作清完，把最後一批數據交上，把系統裏的任務歸零。有人笑說：「再不回家，明年可能就被機器人替代了。」笑聲裏有輕鬆，也有一點藏不住的心虛。 這樣的時代，讓人不知不覺失去了一些東西。我們失去了對未來的篤定——以前的擔心是「工作忙不忙」，現在的擔心是「明年還有沒有我」。AI寫文案、做設計、剪視頻、寫代碼，速度快得讓人心裏發涼。連春節前的加班，也變得像是和機器賽跑。科技替我們加快了生活，卻替不了我們慢下來擁抱彼此。 我們失去了對「慢」的耐心，智能家電替我們做飯，算法替我們規劃路線，連拜年的話都可以由系統自動生成。生活變得方便，卻也變得薄

了，像是被什麼悄悄抽走了重量。我們失去了表達真實的勇氣。朋友圈裏都是「今年挺好」，可深夜的搜索記錄卻是「職業焦慮怎麼緩解」、「AI會不會取代我」。人越是害怕，越是不敢說。這些失去，不轟動，也不悲壯，只在生活裏輕輕地、慢慢地發生。 可越是在這樣的年份裏，我越能看見那些被我們守住的東西。 比如那一趟趟滿員的高鐵——每個人都抱着電腦、抱着焦慮、抱着疲憊，卻也抱着那一點倔強的希望。無論世界怎麼變，家還是要回的。比如那頓並不完美的年夜飯。菜可能是預製的，湯可能是外賣的，孩子可能一邊吃一邊刷短視頻。可當一家人坐在一起時，那些冰冷的科技忽然變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張桌子，和桌子周圍的人。比如那些笨拙卻真誠的關心。 「別太累。」 「身體要緊。」 「回來就好。」 這些話沒有算法，沒有優化，卻比任何智能推

薦都更能安頓人心。這些被守住的東西，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年味」，而是我們心裏那一點點不願丟的溫度。時代把確定性奪走了，可我們仍在用一頓年夜飯證明：人心還有自己的秩序。 當年晚寫歌的時候，我也常常這樣想：在一個連旋律都能被機器生成的時代，人還不需要親手寫一首歌？可當我和歌手曼麗一起，用最傳統的方式寫下《新年到》和粵語版《快樂年》時，我忽然明白：有些聲音，是機器模仿不來的。 一首像把從前的燈火寫進旋律裏，一首像把往日街巷的風聲唱回耳邊。 它們沒有炫技，也沒有算法，只是想在這個被科技推着走的世界裏，留下一點屬於人的節奏和兒時年節的喧囂。 也許我們真正守住的，就是這種節奏——一種願意慢下來、願意認真、願意把心放進去的節奏。在機器的時代裏，這樣的聲音反而顯得珍貴。只要還有一些東西是我們願意守住的，那生活就不會太冷。 春節像一盞燈，掛在一年最寒冷的地方。它不

問你今年是否成功，也不問你是否被時代推着走。它只是亮在那裏，讓你知道：無論世界怎樣變，你還有地方可以回去，還有人願意為你留一盞燈。願新的一年裏，我們都能在科技的洪流裏，守住讓自己仍像自己的那一點點東西。在被機器圍困的奔跑裏，也別忘了自己原本的模樣。

（作者為著名中國作曲家，廣東省廣州市人，畢業於烏克蘭國立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作曲系，獲碩士學位。）



▲掃描二維碼聆聽《新年到》



▲掃描二維碼聆聽《快樂年》（粵語版）

【報道】

知與能：黃偉豪談詩詞創作實踐的幾個階段與層次——璞社詩藝座談會紀要

呂牧昀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由香港浸會大學古典詩社環社籌辦之本年度首次詩藝座談會，於香港浸會大學逸夫校園舉行。是次座談，邀得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黃偉豪博士，以「知與能——詩詞創作實踐的幾個階段與層次」為題，暢談知（學問、研究）與能（文章、創作）分離的當下，我們如何兼顧二者，在實踐中又將經歷哪些階段與層次，他期望結合個人研究、創作經驗，為詩詞同好提供參考與指引。講座由璞社社務主持、香港珠海學院中文系教授董就雄主持。

書法為喻——談詩詞的創作與評價

詩人在創作時，時常遇到困惑，黃博士也不例外，他從三個方面設問：一、如何創作出具有一定水平的詩詞作品？二、針對不同場合、對象，寫什麼題材、內容、形式較合適？三、如何評價詩詞水平的高低？有趣的是，黃博士開場論詩，先由書法談起，以此為喻，為我們逐層拆解箇中玄機。 黃博士首先談到書寫場景，指書法作品的呈現，會因為環境私密而變得隨意，唐代顏真卿《祭姪文稿》，其中塗抹痕跡不少。宋代米芾所寫尺牘，也見隨意之筆。但另一方面，在公開或半公開環境下，書寫則變得較嚴肅。宋代黃庭堅《松風閣詩帖》、米芾《蜀素帖》等，皆寫得極其認真。同理，詩詞創作也與書法相通，有私密與公開之別。半公開、公開的作品，重經營、見匠心，水平相對高。較私密的作品，具有特定對象，水平未必高，卻貴在真實自然。要之，當我們評價這類作品時，不宜過分拔高。 黃博士又論篆、隸、楷、行、草五體，筆法各異，正等同詩詞各體，別有規範。他認為，大抵篆書似四言古體，隸書似五言古體，楷書似律絕近體，行草似七言歌行。詞中又分小令、慢詞寫法，各見本色。考諸書法流變，他又發現不少「變體」之作，如明代趙宦光《蜀道難》，融行筆入篆，又敦煌出土《流沙墜簡》，雖是隸書，卻帶草意。而在詩詞創作中，也有「破體」、「互滲」現象，如「以詩為詞」、「以文為詞」、「以文為詩」等，其做法正是為了打破規範，作陌生化處理，以追求創新。 說到「變體」，當代書壇有一些作品，似乎難以評價其優劣。黃博士舉王冬齡為例，指其書法功底雖深厚，卻多行為藝術，創作出「亂書」，我們熟悉的「九龍皇帝」曾灶財，行為風格亦如是。但黃博士觀察發現，他人對王冬齡的評價，往往高於曾灶財，是知作者身份即帶有一定的造詣與話語權，進而影響作品評價。而在詩詞裏，黃博士稱宋人筆記曾載「蛙翻白出闌，蚓死紫之



▲講者黃偉豪博士（前排右六）、主持董就雄教授（前排右七）與各參與者合影。前排右八為朱桂林教授（璞社提供）

長」一聯，多為人批評惡俗，但他認為，此聯以「出」狀「蛙翻」；以「之」狀「蚓死」，描寫得頗為形象。之所以評價不高，只因作者無聞所致。相反，楊萬里「誠齋體」，「一杯至三杯，一二三四五」等句，寫得甚「滑」，卻由於其名大，受到的批評便不那麼尖銳。 黃博士最後提到書論，稱其與詩、詞論著作一樣，都有批評、指導創作之用。而書論的作者，往往身兼書法家、書評家兩重身份。當談及諸如「筋骨」、「神氣」等論調，也與詩詞創作論相通。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無形的批評，體現出更高一層的追求，也揭示了創作實踐中存在的多個階段。

學問與文章——

談詩詞創作與研究的互涉與融通

「學問」即研究，「文章」即創作，前者為「知」，後者為「能」。黃博士指出，歷史上一般文人學者，多兼擅研究與創作，典型如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學者型作家。五四以後，魯迅、郭沫若、錢鍾書、程千帆等，皆能繼承傳統。新中國以來，兼擅者愈少，葉嘉瑩、施議對、顏崑陽、錢志熙等尤可稱道。黃博士引述程千帆觀點，稱「從事文學批評研究的人，不能自己沒有一點創作經驗」，這一論述，實反映當代文學研究中「知」與「能」的分離。 那麼，如何結合學問創作詩詞？黃博士提出詩詞創作與研究的實踐鏈條，總結為：先以生活（哲思與情感）、古代作品（文辭與技巧）為基礎，得到「知」。再從「知」過渡「能」，意即透過觀察生活瞬間，有所「體悟」。進而「模仿」、「捕捉」，以「轉化」為作品。最後，當我們具備一定創作水平，便可嘗試突破與創新，形成個人風格。黃博士繼續分析道，詩詞創作實

踐本身，有多個層次與階段，從低到高，首先是「辨體」與「格律」，包括詩中注意拗句，詞中注意仄聲相配、詞牌選擇等。接着是「融句」與「用典」，以做到水中着鹽為妙。隨後是「字法」，強調遣詞用字，提煉語言的功夫。繼而是「句法」與「章法」，講究句意相接，注重起承轉合。而後是「情意」，宜在創作過程中，結合實際視覺與想像視覺，發揮其多重性。進而是「氣」與「神」，乃跳出隻言片語，以全篇為重。最後是「境界」，黃博士舉明代羅洪先《醒世詩》為例，稱其不藉深典、不賣弄花巧，而得境界，十分難得，自己尤為欣賞。

由是，黃博士談到好的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是因為流傳廣泛，而與作者是否優秀未必有直接關聯。而之所以流傳廣泛，又緣於作品能感動人心，引發共鳴，非經營表面文字而已，他引用石濤〈借古開今〉所言：「我之為我，自有我在，古之鬚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腸。」認為我們在寫作時，應多注重情、意。當創作達到一定程度，更需要「自我中心」，以流露自我個性為宜。

新與舊——

AI時代下的詩詞創作談

就着「知」與「能」、詩詞創作實踐的話題，現場交流不少。朱桂林詩友首先談及當下AI發展與詩詞創作，認為中國的古典詩詞乃至傳統文化，應對AI起導正作用。董就雄跟進提問，我們是否應該結合AI創作詩詞？今人又有哪些方面勝過AI？黃博士回應道，上海交通大學正舉辦第四屆大學生詩詞大賽，容許人機協同創作，這是個新嘗試。續指我們過去也使用檢索系統、資料庫等輔助研究、創作，AI則是技術發展的新趨勢。具體來說，它在核對格式、生成文本等方



▲黃偉豪博士於璞社詩藝座談會上談詩詞創作實踐的幾個階段與層次。（鄧麗雲攝）

面，應有用處。只是就他所見，AI容易讓人以結果為導向，其創作又多堆砌典故語言，不擅抒情，在開拓境界、陶冶性情等方面，仍無法完全替代人類。李耀章詩友則請教在AI時代下，如何培養下一代的創作美感、藝術觀？黃博士表示，起始學習階段，仍須以人為中心。AI應是累積一定知識後才運用的輔助工具。

黃瀨安詩友提出創作上的疑問，請教若要寫出具有時代性的詩詞，留下個人蹤跡，作品應具有哲理、思想，還是個人情感？黃博士認為都重要，詩詞大家如蘇軾，文風多元、立體，這些要素並不矛盾。葉小龍詩友關注古體詩創作，提問若結合現代事物，如何表現「拙」，寫出高古之感？黃博士回應道，古體詩之拙，有形式上的呈現，如三平、三仄尾。此外，宜注意意脈連貫性，如〈古詩十九首〉以反覆手法勾連上下，便是一種技巧。至於現代題材，可參考陳湛銓寫電話，用「乾鵲」一詞代指，借用古人語言包裝，又是一種策略。董就雄參與討論，指高古有體式上的表現，如五言詩，天然比七言更高古。其次，並非表現出古代感就是「高古」，只要符合古體形式，如王力《漢語詩律學》中提到的四種古風結尾，再納入現代內容與情感，亦可不失高古之味。因為古體的精神，本就是時代之音，也就是具有現代性。此外，學習古人用「興」和「比」的手法，如張九齡的〈感遇〉詩等，也可呈現高古之美。更重要的是，我們的詩應與古代不同，不應只重視形式之高古，更應是在其精神之高古。

最後，肖潤紅詩友代小朋友提問，請教中學生如何學習傳統詩詞。黃博士認為，年輕正宜多讀、多累積，打好基礎。腹有詩書，輔以感情，日後便容易下筆。董就雄再請其推薦學詩參考書，黃博士坦言錢鍾書《宋詩選註》對自己影響頗深，但《唐詩三百首》、《千家詩》等童蒙讀物，或許更適合中學生階段學習。

（作者為璞社社員、本版特約記者。）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明報月刊》網站：<https://mingpaomonthly.com/gba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http://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

